

好森林的故事

张力 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童话。

好森林是一片神奇而又美丽的大森林。这片森林里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像鳄鱼好汉和它的一帮难兄难弟，你只要一进好森林的河口就准能遇上它们；像老想得勋章的豹子好钱，为了这个，它几次上当受骗，差点儿成了好森林的叛徒；还有好蛇聪聪、大猩猩大壮、野驴芒比啦，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动物，它们都有一段段故事哩。

嗨，我忘了告诉你啦，最最重要的是你应该认识一下好森林看林人红鼻头老爹和他的孙子舒舒，还有阿炳伯伯和他的先前老想在好森林发大财的儿子阿辉和媳妇王美丽，还有那些个老在打好森林坏主意的“马克先生”、四个坏猎人和肥嘟嘟的大光明马戏团老板。为了和这些人斗争，保护好森林，红鼻头老爹和舒舒可没少花心思呀。

好啦，好啦，好森林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还得请你翻开书，慢慢地往下看哩！

珍惜绿色大地

——序《好森林的故事》

林 良

《好森林的故事》是张力的长篇童话创作。

在这部长篇童话里，作者以形象鲜活的“森林”作为“自然生态”的象征。他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地貌”和“地球上所有的一切气候”赋予这座森林，使这座森林也成为“地球”的缩影。

这个安排好了的场景，使现代“环境科学”所关心的话题——“自然生态的保育”、“野生动物的保护”——有了一个演出的舞台。文学可以把“环境科学”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培育成生动的观念。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今后人类的生存法则——保育我们赖以生存的

大自然。

在这部长篇童话里登场的角色，有人类，也有动物。那些动物，因为领有童话世界里的“童话护照”，所以都是具有感情和思想，可以跟人类交往，而且会使用我们的中国语言。作者这样的安排，使这部作品洋溢着浓浓的古典童话的气氛。

如果对这部作品作深一层的观察，可以发现作品内层所含的“寓言”成分。作者所关怀的“好森林”，不只是指外在的绿色大地，同时也是指人类心灵中那片含蕴着纯真和善意的“绿色大地”。人类对天然资源那种“竭泽而渔”式的耗费，破坏了绿色大地。相似的，人类社会那种对“钱”的贪欲，以及由那贪欲引发的疯狂行为，也大大破坏了人类心灵中的“绿色大地”。心灵中的“绿色大地”一旦遭到破坏，外在的绿色大地就很难幸存。作者对那些“因贪婪而对大自然进行掠夺”的行为，以“生动的故事”加以谴责。

我国的传统寓言，以及西方的“伊索寓言”传统，都有一种“让动物登场”的童话倾向。这种童话倾向，使严肃的寓言变得生动有趣，温柔敦厚。相对地，在儿童文学世界里，以生动有趣为美丽的童话创作，往往也因为饱含人性以及富有“寓言”色彩，而产生了深一层的意义。

《好森林的故事》应该定位为“饱含寓言色彩的童话创作”。

我曾经读过张力在1981年发表于《福建文学》的短篇少年小说《斯泉涓涓》，很喜欢他在作品中所捕获的那种“人与大地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的捕获，使他的作品呈现迷人的“临场感”。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上，这就是“造真”。

我注意到他对场景的描绘，凭借的是一对“画家的眼睛”。跟他熟悉以后，我才知道他对绘画的喜爱，不但以书画为友，并且与书画家为友。

他丰富的生活经验，更是他从事写作的丰厚本钱。在他成为

“握笔的人”之前，他曾经当过散工，曾经下田耕种，曾经当过码头的搬运夫，曾经当过汽车修理工。早年的的生活经验，不但有益于他的小说创作、剧本创作，同时也有益于他的童话创作。一般人只注意到童话的美质是“创意的想象”，却忽略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可以“充实”童话作家的想象，使他的想象不空洞。

这位在散文、小说、剧本创作方面累积了不少成绩的作家，现在“回过头来”从事儿童文学的耕耘，成为我的同行，对我来说，是一个喜讯。

说他“回过头来”是有根据的，因为儿童文学创作也曾经是他拥有的一个创作领域。我很高兴能在他的长篇童话创作《好森林的故事》出版的时候，写下这几句话。这几句话，代表了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喜悦的心声：

欢迎归队！

1993年7月18日

林良：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一，曾获多项台湾文学大奖。

目 录

一、舒舒和红鼻头爷爷成了“舞蹈家”，抓住了十头在好森林里造反的坏狐狸	(1)
二、神奇的大皮靴使舒舒成了好森林的大英雄	(21)
三、舒舒领着阿辉在好森林大开眼界，并且帮助好蛇聪聪赢得了求婚竞赛	(80)
四、舒舒被巨雕“绑架”，好森林翻了天，他却当上小雕的家庭教师	(124)
五、王美丽把“德国亿万富翁”马克先生带到好森林“考察”，阿炳伯伯发现他有个奇怪的鼻子	(167)
六、王美丽、阿辉又进好森林，骗走野驴芒比、好蛇聪聪夫妇和马戏团签了一笔合同	(200)
七、舒舒从好森林调来一百只大雁，实施“飞毯”援救计划。野驴芒比却考虑成亲	(228)
八、大野牛老 D 逃回好森林，拦住了正要外出周游世界的动物队伍。动物们愤怒了	(243)
九、“马克先生”绑架了舒舒，闯进了好森林，“海陆空”森林大战爆发	(262)

一、舒舒和红鼻头爷爷成了“舞蹈家”，抓住了十头坏狐狸

1

噢，慢着，我先得让你们懂得好森林里的树木们是怎么说话的。它们可不像我们人，说话那么方便。我对你说：“你吃饱了吗？”你就说：“吃饱了。”或是“噢噢，还没吃呢！”要是听不清楚，咱们还可以挪得更近一点，说得更大声一点。

可树木就不能这样了，因为它们走不动，不能想挨近就挨近，想离开就离开；而且它们没有嗓子，是靠摇枝叶来说话的。它们又不能自己摇，所以总是憋着一肚子的话，等到一阵风吹来的时候，才赶忙“哗啦啦”地大说一阵。可是风又是有方向的，比如说住在北边的树要对住在南边的树说几句话，那就得等到冬天。风从北向南

吹的时候，它才能挺起干朗朗的树枝说上一句：“你吃饱了吗？”而南边的树虽然离它只有十来步远，可是要回答它的问题却得整整等上六个月，到夏天风从南向北吹的时候，才能回答：“我吃饱了。”多费事啊！所以，树木的记性也特好。

你不信么？也有几棵红栲树不相信这话，它们说：“等到起大风的时候声音特别响，咱们试试。”

它们真试了。

那是秋天，有一回西风可大了，吹得大森林“呜呜”地叫。西边的红栲树赶紧对东边的红栲树喊：“喂，你还在睡觉吗？”

东边的红栲树听了回答：“你怎么认为我在睡觉呢？莫名其妙！”可是风把这回答的话吹到更东边的树耳朵里，更东边的树生气了：“你说什么莫名其妙，我惹你了是不是？”可是风把这话吹到更更东边的树耳朵里，更更东边的树也生气了：“我什么时候说你惹了我？白日做梦！”风把这话吹到更更更东边的树耳朵里，更更更东边的树更生气了：“我好好地呆着，你干吗骂我白日做梦？你这坏东西！”……可是这些回答的话永远只往下吹，根本传不到上边的树耳朵里。于是，这些红栲树白惹了一肚子火，又不能发泄，只好老老实实等到春天，风从东边吹来的时候，再回骂一遍了。有什么办法呢？当一棵树就是这么倒楣的，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可是也正因为这样，这些树全变成了好脾气。

鸟儿们曾经说过，要帮助森林里的树们送信。它们说：“还是航空信呢！”可是它们一会儿去吃小虫，一会儿互相唱着好听的流行歌曲表示爱情，歌儿一唱完，又赶紧筑窝建巢，准备下蛋孵卵了。忙来忙去，把帮助人家的事全忘了。

萝藤们也说过要帮树们的忙，它们说：“哟，你们没听说过打电话么？人就是这样的，拉了一条长长的线，从这头到那头。然后互相笑眯眯地‘喂，喂，’叫了几声，然后就交谈起话来了。让我们爬到

你的肩上去，我们来当你们的电话线！”

树们可高兴啦，任着萝藤们在它们身上爬过来绕过去，闷得喘不过气来也不敢生气。可是萝藤一爬上树顶后，“呵，这里又通风又有阳光，还高高在上，可舒服啦！”它们睡起懒觉来，它们才不愿意当什么电话线呢！让人家说的话从自己身上穿过来穿过去，不痒痒得打喷嚏才怪呢！谁愿意？

“快呀，快拉电话线呀！”树们着急地催促着，“不干活，你们就请下去吧！”

可是萝藤们才不着急呢，它们迎风扭着腰，吹着口哨，再不下去啦！

树们可气坏啦，它们乘着起风的时候拼命地摆着树杆，抖着树枝，想把萝藤甩下来。可是萝藤死死地搂住树脖子：“不下来，不下来！就是不下来！”就像耍赖的坏孩子。

哎，直到现在，好多森林还是这样的。

可是，打从我们这座森林里有了个舒舒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啦。他会常常在一棵“哗哗”摇动的树下站那么一会儿，看一看，听一听。“噢，我明白了！”他叫了起来，一手扶着头上的帽子，一手抡得像个风车的轮子，跑得两股风在耳边“呼呼”地直叫。在大山里跑可不是简单的事呀，换上你准得跌倒八回！舒舒跑到一棵叶片嫣红的小枫树下，对它说：“喂，小枫树，你外公交代了，冬天来了的时候，你可得把叶子全抖光，记住了吧，要不然……”

一会儿，舒舒又飞跑起来，对着一棵挺粗的栲树说：“胖子，你呀，根本是听错啦！那棵叫‘大结疤’的是说‘一头羊’，不是说‘一堵墙’。它干嘛要骂你‘一堵墙’呢？它说你是‘一头羊’。瞧，一头羊，多伶俐……”

有时，他还会兴冲冲地跑去对一株雄银杏树说：“你不是要结婚吗？告诉你，我爷爷说山对面有一株雌的呢！要不要我帮你什么

忙？比如说，送一束鲜花还是什么的，电影里都是这么干的……”

舒舒每天都干许多这样的事。所以呀，这座大森林里到处都能看到他“呼呼”跑过的影子，能听到他直着脖子唱的响亮的歌声。树们可感激他了，每当他经过时，所有的树都要欠了欠腰杆表示尊敬。其实，舒舒管的事可多了，全森林的事他都管。因为他是看林人红鼻头老爹的孙子，一个最最最热心的小朋友，他能不管这些事吗？管的事情一多，大家能不议论他么？

还有，这座森林里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知道，人是最高级的动物，要是老是谈论什么“哟，走过一头小獾。”“呀，那朵桅子花太香了！”就会让人家认为俗气。要议论人，那就显得高雅、有见识。当然，议论这个舒舒，是全森林顶顶重要的一项活动。

好了，下边就来议论议论这个舒舒吧。

2

噢，不，讲舒舒，还是得先讲讲舒舒的爷爷——红鼻头老爹的事。

这个红鼻头老爹呀，脸蛋儿像个红橙子，鼻子像根红萝卜尖，嘴巴里老是呵出一股浓浓的热气来。这是因为他天天喝酒的缘故。

红鼻头老爹巡了阵子山，就要停下来歇歇气，摸出一支酒瓶子“咕咕”地喝上几口，然后再走路。原来他喝得并不多，可是自从舒舒出生以后，他的心总觉得闷得发慌，办什么事都急，又好发脾气。哎，他真想看看自己的孙子是副什么模样。可是，儿子媳妇带着孙子住在海边的大城市，离这森林远着呢！于是，红鼻头老爹想孙子

想得快生病了，越想就越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小木屋里叹气。可是他又是一个很要强的老人家，不肯把心事说出来。所以有好长时间，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害怕他，怕他的红脸和红鼻头。

有一回，喝醉了的红鼻头老爹在山路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他快跌倒了，两只手慌忙撑在一棵老杉树的树杆上，脸蛋儿挨着那树杆很近很近。一下子，旁边的大小树木、野花野草、小松鼠、大灰兔们齐声尖叫起来：“哎哟！”

老杉树也发起抖来，抖落了许多杉籽儿来，“哗啦啦”地像下了一阵雨。有几颗在红鼻头老爹的光头皮上弹了两下，才落到地面。

“小心哪！”一棵莲蕉呻吟起来：“看他那颗红脸，像个烧红的铜壶，少说也有一百度！”

“看看他那鼻子呀！”一头黄鼠边逃边嚷着：“像根铁匠炉里的烙铁头，少说有一千度！”

“哎哟！”老杉树又抖了起来：“救命呀！救命呀！”

于是，全森林的动物和植物都抖了起来，它们叫着：“快逃呀！森林就要起火啦！”

当然，森林并没有起火，因为红鼻头老爹的脸毕竟不是烧红的铜壶，鼻子也不是铁匠炉里的烙铁头。可是森林里的全体居民还是不放心，它们找来了一大截桉树皮，由啄木鸟在上面庄严而又诚恳地啄出了密密麻麻的一百多行的反映信。然后由斑鸠投递到森林管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指出了红鼻头老爹给森林带来的威胁。

本来，上级要把红鼻头爷爷调走的，可是考虑到他平时虽也喝酒，却从来都认真工作，误事只是近年来的事。还有，他早退休了，他只是个义务护林人，他太爱森林了，离开了森林，他简直会活不下去的。要不，他早跟儿子到城里舒服去了。要森林还是要孙子？要孙子还是要森林？红鼻头老爹整天想的就这事。



一下子，旁边的大小树
木、野花野草、小松鼠、大灰
兔们齐声尖叫起来：“哎哟！”

上级只是偷偷地又派了一个人来驻在对面北山上，那就是阿炳伯伯。阿炳伯伯可不敢跟红鼻头老爹说自己也是个护林人，他只说是住在这里观察森林气候的，要不然红鼻头老爹又会大发脾气的。

就这样，红鼻头老爹依然在森林里晃来晃去，往花儿草儿脸上呵着酒气，把身子靠在树杆上，那“烧红的铜壶和烙铁”又差点挨了上去，在森林里引起一场场虚惊。于是，桉树皮的反映信又一片一片地飞到森林管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光脑袋上有时戴着假发的局长仔细地把这些信都读过了，然后宽容地笑了笑，干别的事去了。

“官僚主义！”森林里的居民们到处喊着这个对它们来说挺新鲜挺时髦的词儿。可是没用，森林里的危险气氛一天也没有得到改善。

有一天，红鼻头老爹终于忍不住了，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让我的小孙孙舒舒到这里来吧，我受不了啦！天天把酒瓶子当孙子亲热的那种痛苦我再也受不了啦！把他送过来吧！”

儿子理解老爹的心情。原先他是怕老爹嫌累赘，不敢跟他提这事。好了，老爹开口了，他也乐得把舒舒送去，让这个家清静几天。

从此，每年的暑假和寒假，舒舒都被爸爸送到这森林里来。所以，森林里的居民们都是在夏天和冬天的时候看到他的。至于在春天和秋天里也见到他，那是以后的事啦。

真奇怪，红鼻头老爹一接来舒舒，就不喝酒啦！他把酒瓶子扔得好远好远。那瓶子飞过一百棵树，飞过一千朵金针花，飞过一万颗鹅卵石，落在一条清得见底的小溪里。小鱼们可抱怨开了，因为瓶子也是透明的，害得它们捉迷藏的时候老是撞到那玩意儿上面，嘴都撞肿了。

后来，有一对长须虾就在瓶子里边安了家。它们养下了许多小

虾。每当小虾们拨着一排排小脚，围在它们身边吵着要听故事时，老长须虾总是神气地先假咳一声：“从前啊，老龙王就住在海底水晶宫里的，水晶宫是什么模样？”它卖关子地捋了一阵长须子，又咳了一声，才说：“注意啦，孩子们注意啦，这水晶宫就跟咱们住的这个家一模一样，咱们的家就是水晶宫！……”

3

当然，红鼻头老爹也不是全不喝酒啦。逢上什么高兴的事，他还是得喝上一瓶半瓶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抓住那十头坏狐狸的？

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蛋，这大森林里当然也是这样罗：野猪翻掉了毛竹的根、黄鼠狼偷走了秧鸡的宝贝蛋、寄生槲毫不脸红地吸吮着河柳的养份……后来，毛竹砸伤了野猪的鼻子、秧鸡把黄鼠狼骗去踩了阿炳伯伯的竹筒夹子、河柳朽掉了让寄生槲攀住那段枝权，让寄生槲落进河里去啦……有时好人胜利，有时坏人得逞，有时候又说不上谁是谁非。森林里天天都要发生许多事情，却又显得平静自然。

我刚才说的那十头狐狸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反正它们一来，这森林就乱了套。这是十头怪狐狸，据说是“十胞胎”，所以干什么事它们都形影不离。

它们第一次在森林里远远出现时，一头花背松鼠就在桃金娘树上喊：“瞧！一条好大好大的蟒蛇！”

一头悄悄朝花背松鼠靠近的紫貂忘了行凶，也扭过头叫起来：

“啊，红色的！”

一头狗獾在树下接着喊：“长着毛的！一条长着红毛的大蟒蛇！啊？不对不对——”它还没喊完，就慌张地逃命了。

原来那不是蛇，是十头狐狸排着一溜子长队，沿着蜿蜒的草丛小路匆匆地跑过来了。一发现这边的目标，它们立刻摆成一条散兵线包围过来。

狗獾是逃掉了，可是紫貂和花背松鼠还在树上，于是这十头狐狸就摇起树来。先是一头一头轮流着摇，可是桃金娘树虽不很粗，却硬朗得很，加上紫貂和花背松鼠为了保命，死抓着树枝不放。因此，只看见树枝叶微微地颤，总不见它们掉下来。

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更何况是十头狐狸加起来，那才是聪明过人呢！一头狐狸说：“不行，得一起用力！”

“对，一个抱住另一个的尾巴！”另一头附和着。

“对，要拉一下放一下，树才会摇。”另一头又说。

于是，第一头狐狸抱住树杆子，第二头抱住第一头的尾巴，第三头又抱住第二头的尾巴，第四头又……站成了长长的队伍，就像小学校里准备拔河那样子。一头狐狸喊了声：“预备——起！”

“拔萝卜，拔萝卜！咳哟哟！咳哟哟……”十头狐狸一边用力晃着树，一边节奏整齐地唱着“拔萝卜歌”。它们一定偷看过山下小白兔们拔萝卜的。狐狸真是聪明！

“拔萝卜，拔萝卜！咳哟哟……”狐狸们用劲地唱着，桃金娘树“唰唰”地呻吟着，摇动起来，那枝叶甩得像起了十二级台风。

“拔萝卜，拔萝卜，咳哟哟……”狐狸们用劲地唱着，在树叶“嗒嗒”落地的声音中，还夹杂着紫貂和花背松鼠的呼救声。这时它们俩忘记了彼此的仇恨，各自用三条腿抱住树枝，又伸出一条腿来互相握着，要不然它们快撑不住啦。

“拔萝卜，拔萝卜！咳哟哟……”狐狸们还在用劲唱着。忽然，

树上“呼”地弹出一团黑色的绒球，飞进左边很远的草丛里。接着，又是“呼”地飞出一团褐色的绒球，飘进右边很远的草丛里。狐狸们立刻分成两队扑了过去。一会儿，它们一队逮住了晕头晕脑的紫貂，一队逮住昏昏沉沉的花背松鼠，美美地吃了一顿小点心。然后，它们唱着歌，又排成一溜子长队，像条长着红毛的大蛇一样，窜进了曲曲回回的林间小路，走了。

“哎哟！哎哟！”桃金娘树扶着被扭伤的腰，一下一下地哼着。

从此，这森林的情况更糟了——

这十头坏狐狸把一头老黑熊骗到一口小潭里泡着，让它耐心等待“一条四十斤重的鲈鳗吃草回来”。然而，狐狸们自己却溜进了老黑熊的窝里，用细藤麻将几十个大番薯拴成一长串，“得得得”地拖回自己的树洞里去。那些大番薯可是老黑熊花了整整三个夜晚，背上还狠狠地挨了一棍子，才从山下田里偷回来的！

这十头坏狐狸又一起去抹了一头一背的泥浆，然后躺在太阳下晒。等到晒得那泥浆在身上成了一层硬壳后，就去进攻蜂窝。它们并不是真的想吃蜂蜜或蜂蛹，它们只是想恶作剧、寻热闹。它们攻破了九九八十一一个野蜂窝，狂怒的野蜂群追逐着它们，却蛰不过它们那身厚厚的“盔甲”。它们嘻嘻哈哈地跑着，分十路把野蜂群引向各个山头。

这森林真的出大事了！不管是勇猛的老虎、莽撞的野猪，还是那些熊啊、鹿啊、兔啊什么的，全被吓得呦呦大叫，满林子乱窜。真是天下大乱啊！这一天，整座大森林里到处响遍痛苦恼怒的狂叫，响遍狂奔疾跳的脚步声。树儿们被这些盲目逃命的大小动物们撞得折腰断臂，那些草啊、花啊被踏得叶片飞扬，花瓣成泥。就是红鼻头老爹也吓得把小木屋所有的门窗都紧紧关上，还取了条大棉被把第一次到这里来的舒舒包得严严实实。可是舒舒却一直倔

强地钻出头来，他已经五岁多了，怕什么？

“天哪，怎么会下起这场蜂雨的？”红鼻头老爹的红鼻子贴在窗玻璃上，变得又扁又大。他心惊胆战地看着外头那些“乒乓乒乓”撞在玻璃上的野蜂群。

一直到了黄昏后，天黑下来，那些愤怒的野蜂因为眼睛看不见了，才渐渐地平息下来。动物们停止了奔跑，植物们不再发出“叽哩哇啦”的惨叫。但是整座森林上空还飘忽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呻吟声，一切都弄得颠颠倒倒，残残缺缺。

“大难呀！大难呀！大难呀！”一头戴着副一条腿的眼镜框架的老刺猬，仰天大叫了三声。本来今天它是不会被叮伤的，只是因为戴着那副拾来的眼镜架，为了把它恭恭敬敬地先取下来，来不及卷好身子，额角才挨了那么一下，肿得包子似的。现在，它正翻动那册用许多短木棍结起来的历史书查看着。那文字就是木棍上被咬出来的有深有浅的牙痕。老刺猬又用鼻子仔细嗅着这些牙痕，最后才抬起头来，感慨地对受难的邻居们叹道：“前所未有的啊！就是熊年，柳月，松鼠日那天的大火，也才烧了北山的一半，和今天这么全面的损失怎么能够相比呢！”

月亮出来了。好森林里的呻吟声还余音不绝。这一天，可以算是好森林的居民们最不能忘怀的苦难日了。

这十头狐狸又干了些什么呢？它们一挑起祸端后，就躲进事先选好的东山顶上的石关窟里，像坐在戏院的包厢里一样，舒服地看着这一片混乱的世界。现在，它们又在一片朦胧月色中，迈着轻盈的舞步，出来观赏这些因为受难而哀声叹气的邻居们。它们还拖着一只大筐子，拾那些被撞落下来的野果子呢！“嘻嘻嘻”“哈哈哈”它们一路笑着……

“杀死它们！”一头四百斤重的大野猪吼叫着，气势汹汹地追了过去。可是它的脑袋却一下子钻进狐狸们的大筐里去了。于是它